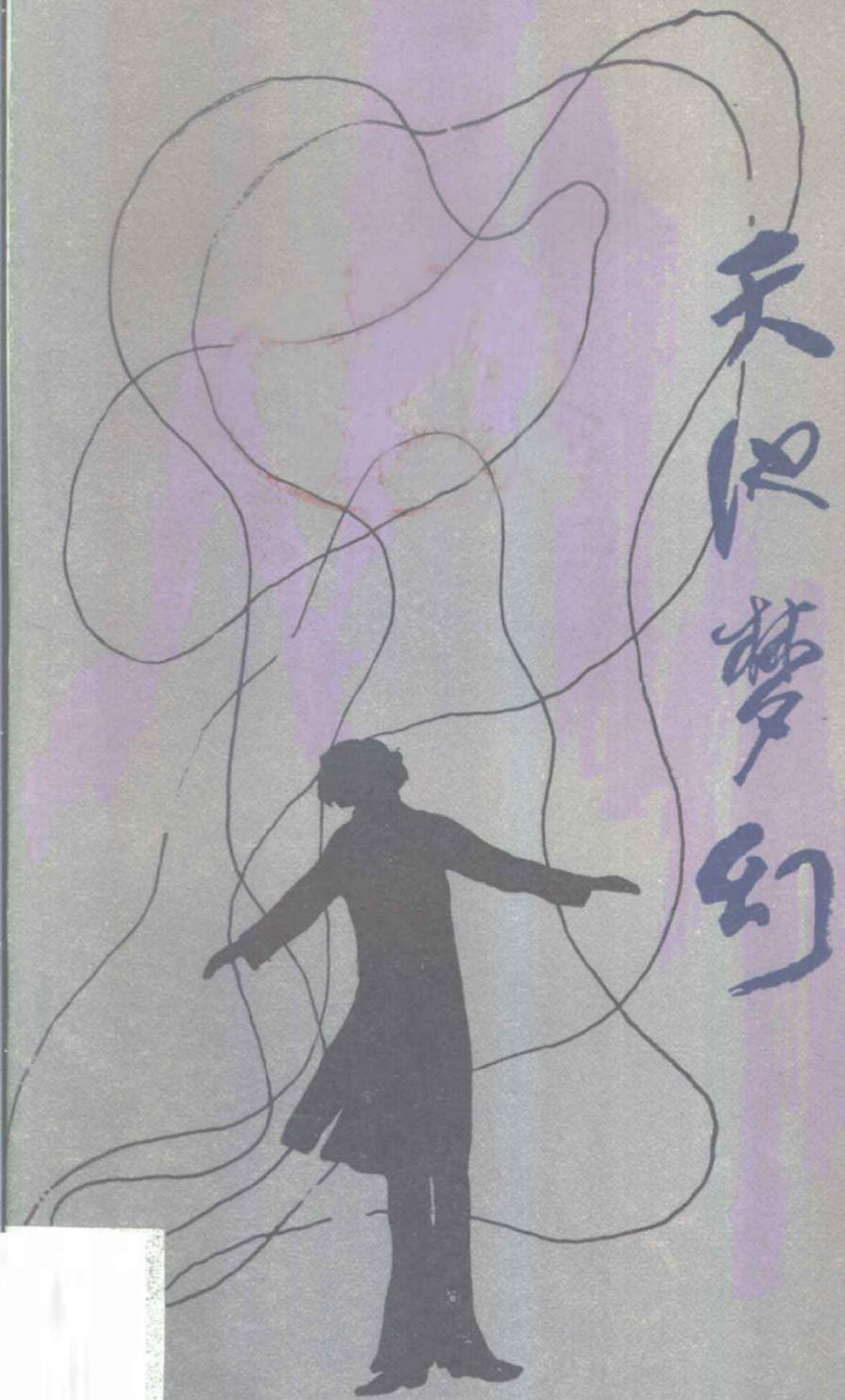


天  
地  
夢  
幻



科学小品集

● 陈日朋

I267

112

011590

科学小品集

# 天池梦幻

陈日朋



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

1985年·沈阳

责任编辑：冬 风

封面设计：秀 中

插 图：晨 滨

责任校对：东 戈

天 池 梦 幻

Tianchi Menghuan

陈 日 朋

---

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5/8 字数：77,000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---

印数：1—7,200

统一书号：10288·7 定价：0.97元

## 一幅奇异的图画（序）

黎 先 耀

打开这幅奇异的图画：从春燕绿柳、秋菊红叶到冬日白雪，从鸳鸯仙鹤、月季金鱼到人参貂鼠，真是应有尽有，贵贱皆备，雅俗共赏。这本科学小品集，有人有物，有理有情，有识有诗，真好象一幅运用中国绘画手法创作的大自然科学画。

在鲁迅先生倡导下，科学小品在陈望道同志主办的《太白》杂志上诞生以来，到今年整整半个世纪了。陈日朋同志写的这些科学小品，正是继承发扬了这种科学与文学联姻的优良传统。这种有民族特色的科普创作形式，我想是会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。

“一穗垂如天竺丹，美毳尤称貂鼠良”。

这本科学小品集，不仅题材相当广泛，而且具有东北地方的乡土气息。人参貂皮丹顶鹤，长白草木天池梦，十分令人喜爱和神往。

我希望作者，迎着新的技术革命的风云，扎根在东北广阔富饶的土地上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，既富有时代感，又充满乡土味的科学小品，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。

一九八四年六月

于庐山芦林

## 目 录

一幅奇异的图画(序).....	黎先耀
秋天,一幅奇异的图画.....	1
陶然共醉菊花杯.....	7
我识南屏金鲫鱼.....	14
一穗垂如天竺丹.....	20
白丝翎羽丹砂顶.....	26
应是天公降六花.....	33
不恋雕梁万里归.....	40
不知辛苦为谁甜.....	48
漏泄春光有柳条.....	55
天池梦幻.....	62
骆驼,你沙漠的船.....	69
春江水暖鸭先知.....	76
红果的美称.....	82
养蚕和“养蚕词”.....	87
万家梦破一声鸡.....	92
红叶赋.....	97

月季长占四时春	103
为菜王加冕	107
最原始的艺术	112
地龙新传	117
生子百鸟巢	123
三棱五粒味甘浓	128
美毳尤称貂鼠良	132
冰开湖水泛鸳鸯	137
静看檐蛛结网低	141
长白草木篇	145
人类航天的启蒙者	153
不识庐山真面目	157
转向生物界的目光	161
螃蟹、西红柿的联想	168
后记	174



## 秋天，一幅奇异的图画

清晨，我推开楼窗，一股清凉的风扑面而来。远处空地上疏疏落落地铺了一层树叶。忽而一片叶子随风而起，飘进窗内。“啊，红叶！”我轻轻拾起来，是一枚槭树的叶子。它使我猛然记起，时序已经是深秋了。

我喜爱红叶，我更喜爱秋天！

啊，红叶，此时此刻在首都北京，正是到香山赏红叶的时候。那漫山遍野的红叶，就象黎明的朝霞，鲜艳、绚丽。唐代诗人杜牧这样赞美过红叶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

二月花。”是的，秋天的红叶和春天的红花，不是一样的美丽可爱吗？

元代的大剧作家王实甫，有一首描写秋天的词，是这样写的：

“碧云天，黄花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飞。晓来谁染霜林醉？总是离人泪。”短短几句，就把北国秋季的天地风云、草木飞禽等自然景物，逼真、形象地勾画了出来。但是，我总觉得词中的情绪过于悲凉凄婉。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是脍炙人口的名篇，可他也将秋天写成“其色惨淡，烟霏云敛。其意萧条，山川寂寥”。在他的笔下，秋天是那样的悲凉冷寂，凄凄切切。悲秋，也许是古代文学的一种风格吧，这一点就连一向以豪放著称的大诗人李白，也是避免不了的。面对阴风凄雨、草木摇落的秋夜，他吟出了“蘅兰方萧瑟，长叹令人愁”的诗句。

对于秋天的到来，最敏感的还是动物和植物。那些住在北方的候鸟，要启程去南国旅行了。傍晚，我们仰望碧空，但见群雁高飞，它们排成整齐的“一”字形或“人”字形的雁阵，威武地向南进发。然而，秋季对于大多数

植物来说，则是“草拂之而色变，木拂之而叶脱”。树木，在秋风中渐渐抖掉叶子，卸下绿装，准备迎接严冬的考验了。

遥望蔚蓝而高远的晴空，我在想：这寒暖交替的变化，这春去秋来的四季，还有这无穷无尽的宇宙，到底隐藏了多少奥秘？古往今来它牵动了多少哲人、学者的思绪？

我国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，曾对苍天发出疑问：“四方之门，其谁从焉？西北辟启，何气通焉？”他在说：“天的四方各有大门，是它们在调节着冷热寒暑的变化吗？”在两千多年前，人们是无法回答这个深奥的课题的。只有现代天文科学，才向人类披露了这个千古之谜：

地球的自转产生了昼和夜；地球的公转产生了四季的变化。每年的秋分时节，太阳几乎直射赤道。按照天文学的划分方法，秋分是北半球秋季的开始。我们伟大的祖国，位于亚欧大陆东南，北起黑龙江，南至曾母暗沙，从北纬 $53^{\circ}$ 到北纬 $4^{\circ}$ ，南北大约跨越了五十个纬度。虽然在天文气候上，我国大部分地域处在北温带。但因地形复杂，以及海洋和洋流的影

响，使我国不同地区气温变化极不一致。以天文方法或习惯方法划分季节，都不能适合我国各地。因此，我国气象学家提出以“候温”来划分四季。五天为一候，全年共分七十二候。候平均气温低于10℃，作为冬季的开始，高于22℃，作为夏季的开始。候平均气温在10℃至22℃之间，则作为春季或秋季的界限。

在我国首都北京，每年从九月八日起进入秋季。十月份的平均气温12.8℃，正是晴空万里、艳阳高照的金秋。而地处东北的松嫩平原，每年八月中旬，已是新秋天气。它的秋季来得极快，八月到九月间，气温下降七、八度。而且那里的秋季很短，只有五十天左右，进入十月份，平均气温只有6.8℃，常常是瑞雪初降、山川皆白的初冬景象了。可是在我国南方，十月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。广州与台北，十月份的平均气温还在23℃以上。繁花似锦，草木峥嵘，一派南国的旖旎风光。在云南高原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那里由于地处亚热带，同时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，一年之内气温变化很小，气温年差只有十度到十二度之间，全年平均气温只波动在10℃至22℃之内。

因而它们那里是四季如春，也可以说是四季如秋。

我国西南的青藏高原，平均海拔约五千公尺，形成了气候上的一个独特区域。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，便没有夏季，最热的七月份也只有 $16^{\circ}\text{C}$ 左右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却是秋季风光。

祖国的秋天是多彩的、壮美的。从南到北、从东到西，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瑰丽景色！

多么可爱的秋色呀，那阳光明媚的春天，万木新绿，百花吐妍，是令人陶醉和神往的。然而秋天更有它独特之处。此时，生长在北方大地上的高粱，红得象一把把火，黄橙橙的大豆，金灿灿的稻谷，织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绣。谁见了如此美好的秋色能不为之赞叹呢！

唐代诗人刘禹锡，写过一首吟咏秋天的诗，确是与众不同、别树一帜的：

自古逢秋悲寂寥，  
我言秋日胜春朝。  
晴空一鹤排云上，  
便引诗情到碧霄。

山明水净夜来霜，  
数树深红出浅黄。  
试上高楼清入骨，  
岂如春色嗾人狂。

诗人笔下的祖国秋天，是多么广阔、深远，而又富有色彩啊！又是多么生机勃勃、欣欣向荣，而又无比壮美啊！

我爱这富饶的秋天，它表示着丰收和兴旺！我爱这金色的秋天，它象征着光明和希望！



## 陶然共醉菊花杯

在曹雪芹的笔下，大观园的女儿们都是颇有才气、能诗擅赋的。她们结社赋诗、猜谜联字，虽说不过是吟风弄月，打发时光，但其中也不乏妙语佳句。比如《菊花诗》十二题，有几首就写得不凡。潇湘妃子林黛玉的《咏菊》诗，被看成是夺魁之作，其诗的后四句写道：

满纸自怜题素怨，  
片言谁解诉秋心？  
一从陶令平章后，

千古高风说到今。

这陶令便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大诗人陶渊明，他极爱菊花，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；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”。诗人以菊为伴，自以为高洁风雅、脱尘超俗。这种生活情调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文坛。自陶渊明后，历来文人咏菊，或以“隐逸”为比，或以“君子”相称；或赞其不畏风霜寒露，或叹其孤高自芳。所以性情孤傲的林黛玉便以菊花自喻：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？一样开花为底迟？”

“休言举世无谈者，解语何妨片语时。”那孤寂悲凉之情表达得是淋漓尽致的。而探春写的《簪菊》却独辟蹊径，展示了另一番情景：“短发冷沾三径露，葛巾香染九秋霜。高情不入时人眼，拍手凭他笑路旁。”头发上插着菊花，头巾上散着花香，走街串巷，招摇过市，而不顾路人讥笑，这样的诗人也许未免有点颠狂吧？其实不然，这正是如实写来。唐代诗人杜牧有一首题为《九日齐山登高》的诗，诗云：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但

将酩酊酬佳节，不用登临叹落晖。”宋代诗人陆游的诗《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》更是直白：“儿童共道先生醉，折得黄花插满头。”原来诗人们并非夸张，菊花插头是我国古时的风俗。据《辇下岁时记》载，“唐代九月官掖间争插菊花，民俗尤甚。”我国古代的人们何以如此垂青秋菊？“香名不枉入骚坛”，难道只是因为菊花“最爱霜林耐岁寒”吗？我们还是到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歌中去找线索吧。

两千多年以前的大诗人屈原，在《离骚》中写过这样两句：

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  
夕餐秋菊之落英。

古时“落”与“络”通用，络有束缚之意，则“落英”犹言摘下成束的菊花。“夕餐落英”通常人们以为这是诗人的想象，并非真的吃菊。然而这却是真实的。据梁朝宗懔所著《荆楚岁时记》所言，屈原的故乡楚国有在九月九日饮菊花酒的风俗。到了西汉时期，人们承袭楚俗，采菊花及其茎叶，杂以黍米酿之，至翌

年九月九日酒熟，称作“菊花酒”。菊花既可浸酒供饮，又可烹制供餐，因此才有“酒熟同招隐士看，饥来忍把落英餐”；“无酒掇英尝，寒香已零露”的诗句。宋代诗人曾巩甚至要“当携玉轸就花醉，一饮不辞三百杯”！杨万里对于菊花则更有一番偏爱之情：

但掇青蕊浮新酒，  
何必黄金铸小钱。  
半醉嚼香霜月底，  
一枝却老鬓丝边。

杨万里的诗最末一句，透露了另一个秘密：菊花可以“却老”。“古来鹤发翁，餐英饮其水”，诗人苏洵也是相信餐菊可以却老延年的。欧阳修说：“欲知却老延龄药，百草摧时始见花”。他不光是自己确信不移，还向天子奉呈：“我有一樽酒，念君思共倒。上浮黄金蕊，送以清歌袅。为君求朱颜，可以却君老。”陆游有一次病中饮了菊花酒，病体很快康复，欢喜得他提笔吟诗，亟赞菊花：